

今年台风频繁，夏秋两季近乎一个接着一个。地处“风口浪尖”的汕头，却并未受到太大的骚扰。我在汕头多次听到有人说，自修建了“九天玄女娘娘庙以后，就多年没有台风灾祸”。要知道汕头自古以来屡遭台风摧残，常常成为重灾区，以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台风为例。1922年8月2日晚上9时，台风自汕头登陆，“震山撼岳，拔木摧屋，沿海150公里堤防悉数溃决，狂浪如瀑布入城，一时飞瓦倒墙之声不绝于耳。汕头城平均水深3米，沿海村镇一片汪洋。汕头地区死亡7万多人，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灾后庐舍为墟，尸骸遍野，水面漂着腐尸，树木挂着衣履，山顶覆着破船……”后来即使没有这般严重，每年也总会有几次强台风对汕头蹂躏一番，



科尼亚，又是一个中国旅行者陌生的地名。傍晚，驶过300公里以后，我们终于离开海洋，走出大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科尼亚，它位于土耳其中部，典型农业区域，如同突尼斯的凯鲁万，是土耳其重要宗教中心，朝圣者众多，来此目的仅为朝拜梅乌拉那博物馆及清真寺，是旋转托钵僧之所在。创始人鲁米是十三世纪伟大的伊斯兰学者、诗人，他的作品至今仍最受伊斯兰世界推崇，他创立的神秘主义教派属于保守派，影响巨大，其舞者不停旋转，意欲与真主一体。

6月3日上午，我们参观此地，参观者大多衣着保守，农妇居多，神情虔诚，专注祷告。博物馆其实是《古兰经》阅读及收藏地，又是鲁米等先哲之陵，我兴趣不大，也不摄录，但对建筑肃然起敬，它圆顶上树着笛子状尖塔，铺满青绿色瓷砖，独特雄伟。其入口处银门上镌刻着鲁米名句“不完整地走进来，完美的走出去”。

在国外陌生地自驾，迷路、寻路、重新出发，乃家常便饭。昨天(6月5日)我们从卡帕多西亚到萨夫兰博卢，面对群山与岔道，国内购之导航仪版本旧，流量包(移动路由器)突然罢工，谷歌地图无法用。紧急致电国内，我司办公室邵雨颖处置得当，立即充值，遂复工，指向一羊肠小道，泥泞且崎岖，忍受着剧烈颠簸，担心着新补之轮胎，数十公里后，转入稍宽之省际公路，才松口气。我们无数次叹服美帝国主义的卫星侦察及地图绘制能力，如此山间土路亦能明示，难怪能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精准打击。无意间，到一村，人均黑里泛红，劳作之人。饥渴，寻一小店，羊肉豆子饭加不知名汤下肚，店家殷勤用香味喷雾剂净手。人皆不会英文，不知“China”为何物，皆友善，争相为石大摄影师当模特，石大悦。就这样，500多公里路，走了近1日，向晚，到了萨镇。

萨夫兰博卢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北端，近黑海，对面即俄罗斯乌克兰。在十七世纪赫赫大名，为丝绸之路及黑海沿岸商贸线之主要驿站，设有宏大驿站，南来北往商队在此歇脚，十分兴旺。后线路他移，逐渐衰败，淹没在时光中。近数十年，因人们发现此地土耳其藏红花主要产地，遂勃兴，人称番红花镇。我们偶遇一台湾旅行团，专程来此购藏红花，可以肯定，假以时日，大陆游客也会争相来此冷僻地，拍照砍价。

番红花镇为世界历史遗产地。一式老屋，依山起伏，砖木结构红瓦顶，充满奥斯曼风情，静谧秀丽，我们徜徉其间，仿佛穿越时光，古老驿站，清真寺，乡宅，石头路……真乃世外桃源！

我们下榻之旅馆，原汁原味乡村旧宅，原色木门窗、嘎嘎作响的楼梯、开裂的地板、浴缸马桶藏在壁橱中，床上全套亚细亚布织品，墙上店主先辈之老照片，我仿佛回到了俄罗斯文学作品，却诉说着奥斯曼帝国的故事。昨晚十点，我与符兄专程去建于十七世纪的土耳其公共浴室，浑身大汗躺在透热的大理石板上，凝视昏暗的穹形石顶，又不知身在何处？

今晨，小店停电，享用一顿烛光早餐，平生第一回。每周六小镇有集市，刚畅饮新鲜羊奶，是为记。



心念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蒋子龙

怎么自九天玄女落户此地，台风之害就没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自2007年至2012年六年间无一次台风登陆汕头，其后即使有台风也轻描淡写，像2016年首场台风“尼伯特”，被称为“史上最强的首台”，预报会由汕头正面登陆。结果还是从汕头的边上滑了过去，无非是下场透雨、刮阵大风，同时也就驱暑、解旱，未必都是坏事。传说中“九天玄女”，有的指女娲，有的指降而生商的“天命玄鸟”，有的指助黄帝战胜蚩尤的“应命女仙”……此神女通过一位道长托梦，从香港移驾汕头，成为这一方的保护神。在灵山、番禺、三亚、香港等有大佛或观音塑像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传说。人们对这等传说的态度不是太较真，不能确定世间确有神力，但也不认为那是迷信。现代人已经很少使用“迷

信”这个字眼，大家都知道宇宙间有许多神奇现象，目前科学还不能给出解释。对于汕头“多年无台风灾祸”，外地人首先想到的答案是“碰巧”了，毕竟世间有着太多匪夷所思的巧合与未解之谜了！但，一个台风喜欢光顾的地方，竟连续许多年相对风平浪静，“巧”总是被汕头“碰”上，这本身就够神奇的了！

我在汕头期间恰巧看到一条新闻，使我对汕头台风锐减有了别一种认识。日前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16年全球电子消费品展会上，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演示者把一只粉红色的环戴在头上，注视面前的台灯，在没有任何手动操作的情况下，台灯亮了，然后熄灭，再亮……”此项发明被评为当届展会的最大看点之一，发明者是几位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团队，凭此还获得哈佛创业大赛第一名。核心人物叫韩璧函。这就是心念的力量。一个人的心念可以点亮或熄灭一盏台灯，汕头数百万人的心念都坚信

台风不会再祸害本地，这该是何等巨大的力量？俗云：“心诚则灵”、“心想事成”，虽然“心想”的事不一定都能成，但心不想，或不用心地胡思乱想，只靠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事毕竟不多见。

最近，美国医生戴维·霍金斯博士，也公开发布了他多年研究成果：人的意念震动频率越高，越不容易生病。心念就是心的力量，心形成人生的动力，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建庙请神容易，让民众心齐就难了。一事一时心齐容易，长久的事心齐则难上加难。“人心齐，泰山移”，千年来，泰山可曾移动半分？可见心齐之不易。然而汕头乃至整个潮汕地区的人，心齐是出了名的，在外面的抱团，在家里的凡统计人口时一定要把旅居海外的人也计算在内，潮汕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了财，大都会想着回报家乡……所以“九天玄女”来到这个地方，显得格外灵验。其实是人灵，人灵神才会灵。三国时的权臣司马懿临终前对两个儿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君子之心者得诸侯，得诸侯之心得士大夫。”他把民心放在首位，足见民心产生的力量最大、最强。万众一心，乃可众志成城。



庭院 (油画)

徐伟德

公司的茶水间不小，也摆放着三个干净而典雅的小圆桌，供同仁们小憩。其实，在写字楼里，茶水间里的有些故事耐人寻味，或者说“茶水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中午时，ROBBY坐在茶水间里，手中的手机小显示着正在下跌的股票，见我的到来，耸了耸肩，轻松地说：“中线投资，山峦景致。”说完，低声哼着曲儿去了；下午三四点钟时，从生物钟低潮中走出的人们，却依然在苏醒的过程中，SUSAN手握着咖啡杯里的茶匙，然后向窗外甩了甩茶匙，对我说：“今天天气不错，晚上去HAPPY喽。”她作为市场部的经理，按照公司市场年度计划而尽心完成逐个市场活动，也确实很劳心，一杯咖啡时间，或者HAPPY时肆意地放纵一番，也可以给自己减减压吧。

下班后，当我步出办公楼大门时，财务部经理CICI正从地铁站的反方向走向地铁站去，手里捧着几支花苞初绽的百合花(没有漂亮的包装，显然不是送人的而是摆放家中的吧)，心情颇为开怀地向我笑了笑，我问她怎么不在家的附近买，她回答我说：“我现在就买了捧着，这样回家的一路上，就能一直有着好的心情了，这不就延长了它们带给我好心情的时间吗？”其实她最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年底时，各项财务指标的报告或者现金流的压力都不小，但她的心情，或者说她的那句回答，却使我有深深的感触，

影视媒体长期以来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美国西部先驱者的形象。一本德州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小画册更加生动、真实记载那个时代。弗雷德里希·理查德·佩特里在德国德累斯頓市，学习艺术11年之久。由于政治原因，1851年佩特里离开德国，一年后和姐夫赫曼·罗格伍兹一家到达美国德克萨斯州。在距奥斯特市5英里德裔定居点弗雷德里克斯堡，买了一个农场。两人都希望能用艺术挣些额外收入，但是没什么人购买他们的画。佩特里创作的水彩画，大多数题材是家庭、朋友，及居住在几英里之外的土著印第安人。他的作品表现原住民亲情的一面，像抱着孩子的慈祥母亲，妇女悠闲地骑着马或者驴在草原上游荡。还有两幅画表现一个妇女坐在驴背上，好像我们平时坐在沙发上一样。

一本佩特里画册被收藏在德州大学奥斯特分校布理斯科中心，展现出画家丰富的想象和独特视角。小画册仅有3英寸宽、5英寸长，很容易放入衣袋中。看到有灵感素材时，很容易取出。人物或

十年前的台湾之行，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恍如昨日，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还是那么清晰，那么难以忘怀。

按预定计划，台湾佛光大学邀请我赴该校文学院作两场学术演讲，并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为期十天。没想到，此消息在行前参加的一次国内学术会议上，无意间走漏，被与会的台湾静宜大学与明道大学两位教授得悉，他们居然当场表示，希望顺道访问两校，并各作一场演讲。这让我十分惊讶，因为此前，我们之间素不相识，但当我回到上海，真的收到了他们返回台湾后迅速寄达的正式邀请函时，才知道，他们是认真的，不是随意说说，这在我打过交道的大陆学者中，还是不多见的，因为客气管客气，毕竟真的要兑现诺言，实际障碍还是不少的，何况之前毫不相识。意外的是，台湾“中央大学”的王教授得悉消息后，竟然也发出邀请，希望我顺访该校并作

不仅感到了某种诗意甚至受教不已。

那个双休的周六，和往常一样，和妻子闲逛。那天，在离那条我们以前曾经路过的花鸟市场小街附近时，我提出了是否进去走一走，妻子欣然同意。妻子挺着肚子慢步在充斥着叫卖声的小街上，我一直左右在身怀六甲的周围，似乎她早已被左右那些琳琅满目的地摊上龟鸟虫鱼和盆景娇花所吸引，或好奇或欣喜，全然忘却了狭窄道路上的拥挤甚至潜在的碰撞危险，甚至也忽略了我警觉和紧张的神态，只是在依然的欣喜中对我说要买个或者那个。在夕阳的余晖下，我的左右手都拎满了她的所爱……

如今的这条小街，已经变得宽阔了些，也极其地整洁，但却没有了拥挤，没有了叫卖声，零星的几个依然以花鸟虫鱼为业的店铺顾客稀少，虽然同样是百米的街长，也早已没有当年的那种味道，似乎“静”已是这里的风格了。我问妻子故地重游的感觉，她回答道：“能够得到截然相反两种感受，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啊。”我想，她是在以前的怀念和享受如今的静然之间徜徉着吧，难道这不是一种珍惜吗？

故地重游，小街虽然失去了当年的味道，但妻子却没有放大失望，而是享受当下的感觉，并把过去的美好收藏起来。珍惜，其实是生活美好的需要。玉的情感，明请看本栏。



诗意生活

动物草绘挤在纸上小空白处，而后被用于他的作品之中。上页画着一幅骑马牛仔追逐逃脱的长角野牛，下页则是身着芭蕾舞服的妙龄少女。外甥的漫画给了画家灵感，创作出希腊女神骑着带翅膀的马飞向德州。一只家猫后面，一幅画中并列孩子头像，成人头像和狮子背影。画家将幽默、奇想、戏剧效

果、西部生活、外甥和侄女鲜活形象完美融合在一起。佩特里长期深受疾病折磨，大概是肺结核病或疟疾，但是他一直坚持作画。1857年他发高烧到神志不清，不慎落入河中，溺水身亡，年仅33岁。

佩特里在德州生活短暂的五年中，体验到开拓西部边疆生活，与他年轻时德国生活环境大相径庭。他用敏锐的观察力和内心体验创作油画和草图。他的作品保存下了早期的新世界原貌，让人们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印第安人，家庭，朋友，动物，劳作和娱乐。

学者的情谊

徐志啸

演讲，我推辞道，可能时间不允许，以后再说吧，他却坚持，说：“学校离台北桃园机场是全台湾所有大学最近的，你可最后一站来我校，演讲结束后我直接送你上机场，飞回上海。”——对如此把话说到家的真诚邀请，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乎，开始的一所大学两场演讲，结果变成了四所大学五场演讲，其间还要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而全部赴台往返时间仅十天——这次台湾之行真要马不停蹄了。

热情的东道主不光热忱邀请，还专程到机场来接机，这个接机可不同一般——台湾的佛光大学位于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礁溪镇的海边山上，要到该校，必须先乘桃园机场坐车到台北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宜兰县礁溪镇，再转车上山，才能抵达学校。邀请我的黄教授，为不致使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迷路误时，专程赶到机场来接我，也就是说，他必须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才能到达机场。那天，当我步出机场出口走到接客大厅时，只见黄教授正坐在长椅上看报纸，他早已在大厅等候多时了。

佛光大学演讲结束，按计划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忽然萌生一个念头，想利用间隙时间参观一下台湾大学，机会难得，毕竟台大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名校。同行的佛光大学中文系主任潘教授一口应承，并自告奋勇当向导——因为她本人就是台大的资深教授，还在台大兼着课。于是，她陪着我，参观了美丽的台大校园——椰林大道、傅(斯年)钟、文学院、校图书馆，还专门请在校图书馆任职的她的学生，全程陪同我，为我讲解台大图书馆的主要设施和藏书情况。可以说，台大在我心目中留下的美好印象，乃是此行的结果。火车到台中，静宜大学中文系主任鲁教授亲自

开车到车站接我，并主持了我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专门请了一位老师，开车陪我到离静宜大学不远处的东海大学参观，该校因校园美丽而享誉全台湾，且如今名扬海外的美籍著名学者，哈佛的杜维明教授、耶鲁的孙康宜教授，早年都毕业于该校，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应邀在耶鲁讲学，我当面对孙康宜教授说，我曾到她的母校东海大学参观过，美丽的校园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明道大学热心的罗教授，特地开车到台中，把我接到学校。南抵下榻的宾馆，大学的校长就在系主任陪同下，专程到宾馆来看望我，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因为按一般惯例，应该我去拜见校长。让我惊喜的还有，设晚宴招待我的主人，居然是文学院的资深教授廉先生，而我与他并不相识，他却对我十分了解，早就买了我在台湾出版的著作。更令我惊讶的是，晚宴后，廉先生执意要听我演讲，并在演讲结束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让我甚感不安，老先生在台湾学界堪称德高望重，如此礼待年纪比他轻不少的大陆学者，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台湾学者对大陆学者的真挚深情。此番情谊我至今铭记在心，十年后的今天，撰此短文，特别要记上一笔，不知他老人家能否看到？

最后一站“中央大学”，邀请我的王教授全程迎送陪同——车站迎接、参观校园、主持演讲、陪同拜访驻校著名作家，并最后应他先前之诺——演讲结束，亲自开车送我，果然半个多小时即抵达桃园机场，顺利结束了这短暂而圆满的台湾之行。

还能说啥呢？短短十天的台湾行，自始至终充盈着学者的真诚热情和深挚友情，让我这个大陆学者不知用何样语言，才能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